

散文

在长城边上

要不是有人告诉,很少有人知道,脚下草丛中像一道梭子一样的土埂,竟然是长城,金长城。

长城本是农耕民族用来防御游牧民族侵扰的军事工程,比如赤峰境内的燕长城、秦长城、汉长城等,但金长城却是个例外,它是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用来防御另一个游牧民族的。公元1115年,女真人入主中原,为了防御蒙古人的进攻,女真人也学中原民族的样子,开始修建长城。这个长城北起呼伦贝尔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,沿着大兴安岭,经索伦、突泉、克什克腾旗的巴彦查干、达里湖、锡林郭勒盟的正蓝旗,再沿着阴山向西,至黄河后套,全长1500多公里。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,就是在克什克腾旗巴彦查干草原的金长城上。但是,金长城也能抵挡住成吉思汗的铁骑弯刀。现在金长城的两边,已经成为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家园。

午后的阳光洒在西门塔尔黄白相间的牛背上,泛着金色的光泽,四五头牛在院子里悠闲地啃着青草,丝毫不在意这里是巴彦查干苏木人民政府的大院,人走近身旁它们也搭不理,完全没把自己当成外人。

三十多岁的白一杰年轻帅气,像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,一脸书卷气。白一杰是巴彦查干苏木党委宣传委员。白一杰告诉我,现在正在忙着禁牧和草场确权,书记带着苏木的干部们都下去了,自己也是才从包干负责的嘎查回来。我有些不解,牧区的草场不是早已实行休牧轮牧了吗?白一杰说那不一样,现在的发展理念是生态优先,绿色发展,这也是全旗的总体要求。既要生态优先,又要绿色发展,怎么办? 草畜平衡是关键。以往牧民是半舍饲半放牧,分冬牧场和夏牧场,可以根据季节的变化在自己的草场打草和放牧,现在倡导全年舍饲,特别是冬春季,全饲圈养,以合作社的形式发展肉牛产业,鼓励养牛,增牛减羊。

什么是增牛减羊? 白一杰告诉我,因为同等效益的情况下,羊对草场的需求量大,对草场的破坏也大,养殖成本高,相比较而言,牛更适合于圈养,因而养牛的效益要好于养羊。现在经济效益好了,收入提高了,牧民的养殖积极性也高了,但同时也出现了违规放牧、揽外场放牧的现象,有个别牧民超载放牧,还有邻近的乡镇嘎查牧民越界到本地偷着放牧,甚至本地牧民为了多挣钱,有揽外场大户偷着放牧的现象。我们苏木成立了3支综合行政执法工作队,在辖区范围内开展全域24小时巡查工作。确保禁牧草原“禁得住”,草原权属“确的准”,超载牲畜“减得下”、群众收入“涨得了”、草原生态“变得好”。

巴彦查干苏木在克什克腾旗北部,距离经棚镇120多公里,总面积2933平方公里(合440万亩),其中草牧场340万亩,打草场面积98万亩,放牧场面积242万亩,总人口9128人。克旗共有13个苏木乡镇,其中3个苏木乡镇是全牧苏木。所谓全牧苏木,

就是所有人口都是牧民,没有一户农户。巴彦查干是草场面积最大,人口最多的全牧苏木,地上地下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,境内有900多年历史的金长城,有闻名中外的阿斯哈图石林,有拜仁达坝,维拉斯托、金星矿业等等。让我颇感意外的是,巴彦查干还是一个有着红色基因传承的地方。

1916年出生于准阿鲁努图克乌套海苏木(今巴彦查干苏木)的日阿格玛,是一位蒙古族女干部。1947年,日阿格玛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牧改会,担任嘎查妇联主任。她工作积极,每天走村入户,向阶级姐妹们宣传翻身求解放的道理,动员群众起来参加牧改斗争。1948年12月,当地土匪武装闯进浩尔其德嘎查,将日阿格玛和其他几位牧民抓了起来,威逼利诱日阿格玛说出工作队和牧改会干部名单。敌人用刺刀刺穿日阿格玛的大腿,开枪打断日阿格玛左手的大拇指,日阿格玛坚贞不屈,没有透露一个字。敌人残忍地将她杀害,时年32岁。

1989年出生于克什克腾旗巴彦查干苏木的蒙古族青年萨其拉,大学毕业后,在四川成都锦江区的一个酒吧当消费部经理和拓展部经理。2018年1月6日凌晨,刚刚下班的萨其拉同两位朋友去附近的早餐店吃早餐,遇见一位女子跳河轻生。草原上长大的萨其拉毫不犹豫地跳进河里,女子得救了,但是不习水性的萨其拉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。

阿木古楞,曾任巴彦查干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,巴彦查干苏木党委书记、人大主任。1966年,阿木古楞荣获“全国畜牧业劳动模范”称号,1969年曾经到北京参加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庆典,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。

他们是草原的优秀儿女,是巴彦查干人的骄傲。

如果说,脚下的这片草地是牧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,那么北大山上的石林,则是上苍赐给牧民们一份珍贵的荫及子孙的厚礼,世袭罔替,无与伦比。

当年,一位白发苍苍,因长年户外而被强烈紫外线晒得黝黑的老者,肩扛手提照相用的长枪短炮,在北大山的崇山峻岭中,爬上爬下。老者的名字叫白显林,赤峰摄影界一个响当当的名字,土生土长的民族摄影艺术家,他用朝夕相伴的照相机,捕捉到了生他养他的这片热土一个又一个美好瞬间。一次采风,中,偶尔听说巴彦查干苏木北大山的山峰上,岩石特别险峻(蒙古语阿斯哈图)。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探寻,白显林终于站到了海拔1700多米的山顶上。白显林马上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:在绵延起伏的北大山的山脊上,怪石突兀,嶙峋瑰丽,层层叠加,高耸入云。这些岩石如笋、如花、如书、如柱、如塔、如墙、如人、如兽、如鲲鹏、如城堡,千姿百态,惟妙惟肖,气势磅礴,鬼斧神工。这是一个位置偏僻,人烟稀少,与世隔绝的世界,这些景观和周边的草原地貌结合起来,如雕塑般展示着大自然的风雨沧桑,令

石头垒的,还有用木头扎的栅栏,而围墙的边上,是一堆堆清理出来的牲畜粪便,每逢雨天,这些连成片的粪便场地被雨水浸泡后,散发难闻的臭气,弥漫着整个村庄……

上世纪90年代,我开卡车去该村一个叫柳条沟的村民组给朋友拉苜蓿,这是我第一次永合之行。去红山子乡的主砂石路还勉强可以,但一拐进永合村就不行了,去柳条沟村民组几公里,卡车行驶了将近一小时。

装好车已过半午,天上已有积云,远处隐约响起了雷声。害怕下雨,吃过午饭赶紧走,但刚走到离村口不远的河口时,河里突然发了洪水。我下车看了看,觉得水不大能过去,就上车加油猛冲,马上就要冲到对岸了,可谁知,卡车的的前轮已经上了河岸的土坎,而后轮却陷在了河里怎么也走不动了。我挽档、加油、前冲、后倒,使出了浑身解数,卡车在河里像牛一样吼着,但轮胎只是空转着,溅起的水花四处飞扬,就是不能前进。本来,车刚陷进的时候洪水才淹过大半个轮胎,可几分钟之后,就没过整个轮胎,车轮彻底转不动了,发动机又突然熄火。霎时,洪水已淹没了大半个前轮,车门前翻起了浪花。车随着洪流的波浪一晃一晃的。我和朋友被困在驾驶室里,水已没了脚面,再想下车逃命,已打不开车门了,惊恐和绝望占据了一切,心想,这下完了,这条命是要扔在这条不起眼的河沟里了。

水消了,水消了!朋友手指着露出水面的前轮,兴奋地大叫着,我呼地坐起来,也跟着大叫起来。一小时后,在乡亲们牛拉马拽、臂拥锨挖的营救下,我们安全上岸。这次险些丧命的永合之行,让我对这条路心有余悸、深恶痛绝,唯一欣慰的是,那些朴实、善

人震撼,令人赞叹。

白显林用自己的镜头让世人认识了阿斯哈图,也吸引了中外地质专家和环境工作者的目光,阿斯哈图成为赤峰旅游乃至内蒙古旅游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。

巴彦查干是幸运的。站在阿斯哈图的山巅,极目远眺,天地苍茫,视野极为开阔。清风习习,虫鸣鸟唱,金簪花、山丹花、马兰花竞相开放,山间原始的白桦树枝繁叶茂。这些岩石已经在这里屹立了亿万年,它们日复一日,在这蓝天翠野的环境中,演绎着自己的故事。

当然,在巴彦查干,人们最想看的、不得不看的,每天都会围在你身边的,都是草原。其实,早晨从经棚出发的时候,就已经被浓浓的绿色所包围。车窗前,笔直的达达线向着远方无限延伸,直到天地的尽头,白云悠悠地飘在空中,路两旁大片大片的鲜花不时闯入眼帘,随风送来阵阵花香。没人量过这里的负氧离子有多少,只觉得喘一口气都是那么舒坦,让人忍不住想放声歌唱。这会儿,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,弯弯曲曲的河流,在浓密的柳树荫下面缓缓流出,泛出粼粼波光,吃饱了的牛儿们撒欢地卧在草地上咀嚼着一天的收获,蒙古包上有炊烟在袅袅升起。不远处,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也在散步,手牵着手,忽然小女孩对小男孩说,你看我的眼睛是不是迷了? 小男孩转过身,抬起手,在小女孩眼前撩了一下,吹了口气,忽然之间,两个嘴就碰到了一起。这要是在城里,小男孩和小女孩的举动也显得唐突或不雅,然而这里是草原,却显得那么自然,就像是一幅风俗画,不禁使人想起一首很流行的歌儿:

“如果可以被你深爱
有谁愿意在风中流浪
现在的你已经走出了我的视线
但是始终走不出我的思念
有些事我已经想通
只是不愿意面对现实的结果
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和遗憾
就是未能成为你的偏爱”
上弦月弯弯的挂在楼头的一角,
没有喧嚣没有热闹,没有大妈们的广场舞,
巴彦查干的夜晚显示出草原的



良帮助过我的村民们的影子,时时在我脑海里闪现,至今不能忘怀。

从那以后的若干年,我再也没来过这地方。

在这条难行的路上,不但我遇到过这样的险境,还发生过比这更严重的悲剧。据曾元永村民组的村民回忆,上世纪七十年代,该村一个葛姓的年轻人,就死在这条破败的路上。

小伙子十九岁,体格健壮,人缘极好。那天吃完饭后,他觉得肚子疼,先是弯着腰用手捂着,后来哀嚎着满地打滚,豆粒大的汗珠从他那被痛苦扭曲的脸上滚落下来。

“快去找队长要车,送孩子去旗医院,可能是肠梗阻。”他的父亲急得大叫着呼喊。

不到十分钟,在队长的安排下,四套马车停在了他家院外。闻讯赶来的乡亲们一起动手,铺毛毡的,拿被褥的,搀扶病人上车的,几分钟的时间,一切安排就绪。车老板放开车闸,鞭子和叫声同时响起,马车飞快地向棚驶去。谁知,马车过村东的河口时,一下子陷入了还没封冻严实的冰窟窿里,两个轮胎卡在冰坎上,冰水也沿到车上,尽管车老板儿使出了浑身解数,鞭子打得清脆山响,无奈那四匹马在冰面上不上力,前面的三个梢子马是链在一起的,一个马用力时滑倒,另外两个也被带倒,这个急得,那个滑倒,折腾了半天,车老板儿起来个大冷天生出汗,马车还是卡在冰窟窿里。病人疼得在车上哀叫着,他母亲也跟着哭,没办法,队长只好找来门板做成单架,安排队里八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抬着去医院,一百多里地,八个小伙子翻山越岭,一路小跑,尽管使出了全身力气,衣服都被汗水浸透,可这个年轻人还是没能撑住……

本色,安详静谧。旅游为街路两旁催生十几家宾馆酒店。在太阳村宾馆前的空地上,我和巴彦查干的宣传委员白一杰,太阳村宾馆总经理东阁等几个朋友坐在一起吃着烤串,喝着当地的青稞酒。东阁告诉我,在旅游旺季,宾馆接待量能达到两万多人次。有一位上海的杨先生,年龄比我长不少,既不让我喊他杨先生,又不让我喊他杨总,只让我叫他杨哥。杨哥是一位著名摄影爱好者,年年都来拍草原,拍鸟。第一次杨哥是自驾来的,在这一住就是20多天,到了八月份,杨哥又一次来到草原,一下子带来30多人。杨哥已经把我们这里当成了他的拍摄基地,现在我们还时常联系。不过,这两年受疫情影响,游客少了,不知道杨哥今年还能不能来。

不知不觉,夜色渐浓,按计划我明天要到吉日嘎查去采访,白一杰抱歉地对我说明天不能陪我去吉日了,原因是还要到自己包干负责的嘎查去,那里的草场确权还没完成。白一杰2010年大学毕业直接考取了公务员,先是在巴彦查干苏木司法所,然后在达来诺日镇做纪检工作,期间在自治区司法厅法律援助中心挂职,2019年又在团市委挂职一年,2020年回到巴彦查干苏木党委任宣传委员,爱人在市直机关工作,孩子也在赤峰上学,因为工作忙,一两个月不能回一趟赤峰的家也是常有的事。

白一杰笑着对我说,尤其是前些天疫情严重的时候,我们苏木的干部又当牛倌,又当羊倌,又会采样(核酸检测),又会算账(草场确权),抓得了宣传,画得了图表,粗的也来,细的也会,什么也能干,什么也会干,但不一定都能干得精。

我说我完全理解,乡镇工作就是这样,老话说的,上面千把锤子,下面一颗钉子。基层干部就是千锤百炼。因为,在国家政权的架构中,这是最底下的那一层,没有乡镇干部落实,说什么也是空话。

哦,对了,巴彦查干,是富饶神圣的意思,这是白一杰告诉我的。

巴彦查干苏木简介:巴彦查干苏木位于克什克腾旗北部,苏木总面积2933平方公里(440万亩),其中草牧场面积340.9万亩,打草场面积98.3万亩,放牧场面积242.6万亩。全苏木13个嘎查,2个社区,58个独贵龙,总人口9128人。2021年牲畜存栏数26万头(只),牧民人均纯收入超过1万元。2020年巴彦查干苏木被命名为全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单位,市级文明乡镇。境内有闻名中外的世界地质公园阿斯哈图石林,有900多年历史的金边堡(金长城),有储量丰富的地上地下资源等等。



一个鲜活的生命被吞噬了,因为交通不便。

今年初,克什克腾信息报的“绿水青山乡村行”安排我去红山子乡永合村采访,听到这个消息,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回忆,更引起了我想去看看的兴趣,永合村如今究竟怎样了? 是变化了,还是我记忆深处的模样?

车驶进永合村,我惊讶了,这翻天覆地的变化真的让我难以相信,耳目一新的视觉让我内心涌出阵阵激动,平整的柏油路面代替了那条泥泞、沟壑纵横又破烂不堪的土路,村子的面貌也焕然一新,公路从村子穿过,整齐的院落分立 in 道路的两边,院墙都是粉刷过的,色彩鲜艳,顺直漂亮。商店、卫生室、小广场也建在路的两边,村村都这样呀……沟壑间有了过水路面和涵洞,河面上建起了桥梁……我想,今后再也不会遭遇那惊心动魄的洪水了。要是现在,那个十九岁的葛姓小伙子……

到了村部,更让我耳目一新,整洁、干净、漂亮,即便是过去的乡政府,也没有这样的条件。

村党支部书记孟兆君笑着给我介绍:这些年国家政策好,重视咱农村,建设了很多项目,其中就包括这条路。加上这些年村里的自身发展,现在的永合村已不能和过去同日而语了。

孟兆君还介绍:尽管咱村里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,但这里的乡土人情没有变,祖祖辈辈的乡亲们不但纯朴善良,更有家国情怀。自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,直到后来的和平年代,永合村有近二十多位热血青年,为保家卫国,投身军

临行的那早,饭比往天早了点,老伴端上饭来我却发现没有蘸酱菜。而我是离不了的。老伴说你这不是忙着去赶车吗? 我却抬杠,正因为要出门才应该把肚子填得饱饱的不是。老伴说吃青菜不垫饥,我却说没青菜吃不饱。老伴说好好,我就给你整去,看你这么难伺候。出屋就是菜园子,老伴一边薅菜一边对跟出来的我说,对对,你打一小就爱吃青菜,肚皮都吃绿了。我说,别听孩子奶奶乱说,那时候没粮食不吃青菜咋着。就因为吃菜把肚子撑大了,我到如今都饭量大得惊人。

但帮老伴洗菜的时候我的脑袋却走了神儿:我所要去的克旗草原,那里有的是牛羊肉、奶茶,但有家乡这样一块小菜园吗? 我的心里是否定的。我的家离最近的草原也有一百多公里,我们这里靠种地活着。草原我当然去过,最早的一次是1985年春天,我去锡林郭勒草原打工,修通往二连浩特的一条柏油路。家里走时包工头拉了几大包海带,我们到那里的菜就是海带:炖海带、海带咸菜、海带汤。别的菜哪有啊,后来草原绿了,我们就在草里寻觅,发现了山韭菜和蘑菇(马粪包)。吃了两个多月,人的胃口都倒了。至于家种的菜,影也见不到。牧民家没有小菜园,我们也不知道牧民吃什么。最近的一次是前年夏天,一家人去乌兰布统旅游,车走了好几个小时的路,也没见到一块像样的菜地,至于牧民家中的小菜园那更是梦想——就像我们很难吃到最上好的牛羊肉那样,牧区也很难吃到最新鲜的蔬菜吧。

由于没离家就滋生了这样想法,所以坐在去往克旗的车上我望向窗外的眼光就多了一项内容。不仅没见到像模像样的菜棚,就连大块的种庄稼的地也没见到。眼前只是博大空旷的、黄中泛绿的草场,一直伸向天边;有的被山挡住了。草场被纵横的铁丝网围着,我知道那和我家邻居的地埂一样。草场没有牛羊,现在还是禁牧期。不禁牧牲畜也啃不着草,眼下的草原像刚用推子剃了的脑袋。不过通过那年在锡盟打工,我知道草原绿得快,只要下透雨,那些憋在地下好几个月的小生命,仿佛一夜之间就钻出来了,而且见着风地长,似乎地底下有个打气筒。都让人觉得不真实。这就是草原呀。六月草原花花草草长得这样快,是温度使然,二三十度了呀。

我还是在固执地用眼睛寻觅,草原有没有一块菜地。紧接着我倒笑话开了自己:在草原找菜地,无异于大海找草地一样。

到达来诺尔镇的第二天一早,镇政府的副镇长巴雅斯古楞开车载我到罕达罕嘎查。其实我也许没有这样高的资格劳驾副镇长亲往,是搭乘副镇长上班的车,巴雅斯古楞副镇长是罕达罕嘎查的挂职书记兼嘎查达。他每天一早安排完镇政府这边的事,都要来嘎查报到,处理嘎查的事。短短的路上,通过三言两语,我发现巴雅斯古楞对嘎查的事似乎比镇里的事还上心。不过他告诉我,到八月份他的挂职期就到了,届时,牧民选上来的锡林夫副书记、副主任就“转正”了。说到这里,尽管有意搪塞,我还是发现左侧的巴雅斯古楞眼里的不舍和伤感。这要我心里暗暗感动,只有融入真感情的人才会有如此表现。巴雅斯古楞无意说了句,你今天来的正好。我问咋个正好,他说到那你就知道了。

车行大约十几分钟,穿过一个高速桥洞后,前方出现了大的一个院舍,院舍外停了许多车,四轮、的、两轮的,还有几匹马拴在那。巴雅斯古楞说到了,就把车开进了这个院子。哦,院子里停着一台大货箱,一群人在那围着。正有人往下卸东西,我一眼便看见,那是青菜,还有粮油、米面。这一下就触动了我那根敏感神经:你还担心草原没有小菜园。北京、上海、深圳也没有,吃的菜照样新鲜。只要有钱……

看来是当今无孔不入的“美团”。“美团”还真是,把货送来草原了,但同时我又想,货送这么远,一定没少加价吧? 不赚钱“美团”才不干。

下车的时候看见巴雅斯古楞朝我笑。我想起来说大概就是他刚才说的“正好”吧。我无暇问他,奔向了大货箱。大货箱里就一个小伙子,看着手里的单子往下递东西。既麻利又热

营,其中五位血染疆场……如烈士们在天有灵,看到家人们过上了这样的幸福生活,相信他们也能安息了!

路一好走,这经济便上了快车道,百姓们啥也不愁了,地里种的粮食打下来都不用作家运,在场院就收走;牛、马、羊等家畜也是坐等客户,而且价钱不低。现在,咱吃的、住的不比城里差,咱村子光小汽车好几十台,现在出门可方便了,有车的自己开车,没车的给班车司机打个电话,车就停在咱家门口,半宿半夜跑几十里路坐班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

散文

梦在草原飞翔

田福

情,小伙子一看就是汉族,与车下的牧民沟通有些费力,但他一点也不烦,脸上始终笑着。就像菜是他们家自己种的,我们家菜农在市场卖菜就这热情、黏糊。只要你来,不买菜是甬想走的。估计小伙子挣的是效益工资,我想。小伙子已经累得满头大汗了。

当然我不止关注小伙子的服务,我更关注车上卸下的东西。我走近一个拎着一大嘟噜菜的牧民。牧民也正跟巴雅斯古楞打招呼。巴雅斯古楞要他把包放下一样一样展示给我看,啊,菜是如此新鲜,绝对是最早从菜棚新采摘的。这瞒不了我,我就是种菜的。巴雅斯古楞知道我要问这句话:菜是赤峰的。我摸着脑门想了想,赤峰到罕达罕车要跑三个多小时,现在才上午十点,车是几点从家走的,而菜农又是几点采摘装车的?

我突然有了新发现:这位牧民买的菜有大包小包,每个品种就是一包。而美团绝不是这样,美团是平均分量的小包装。譬如一斤一包,你买五斤就是五包。我有点懵。莫说巴雅斯古楞的“悬念”就在这里吧。我接着又有发现:这位牧民买的品种很多,但分量却很少。像住在市场边的城镇居民,总是吃新鲜的。

紧接着,我一切全明白了:车上那个卸货的小伙子,哪是什么美团的快递员,是嘎查的第一书记汪薪洋。

九三年生的汪薪洋来自赤峰市商务局,是合肥工业大学的毕业生,被派驻罕达罕嘎查是2021年9月。乍来,一个不懂蒙语的人做工作何其难。但他知道只要倾注了满腔热情就没有啥难的,事实也正是如此,很快牧民就接纳了他。亲切地称呼他小汪书记,一个“小”字包含浓浓的疼爱。而他更爱这里的牧民啊,他是第一书记,他得为他们做实事。实事就从吃的开始吧,首先是青菜,这里的牧民吃菜太难啦,既贵又不新鲜。于是就有了市商务局为嘎查40万元的投资,做电商。要牧民也尝尝快捷电商的甜头,大货箱是市商务局和嘎查的共同努力。为了要牧民吃到跟赤峰街里人价格和新鲜一样的蔬菜,大货箱每趟补贴1000元运费。现在暂定的每周一趟。而牧民,只要头一天在手机上下单,第二天大货箱就送来了。

我突然刁钻地提问:永远这样补贴吗? 小汪书记笑了,有协议,就一年。一年后就嘎查负责了。你们嘎查有集体经济收入? 我问。这回头头的是锡林夫副书记了。

后来我才搞明白,大货箱里的瓜果蔬菜粮油只是投石问路,更大的计划在后头,那就是,要通过电商这个平台,把牧民所有需要的买进来,把所有该卖的卖出去。从中间商省下的钱是一笔巨款啊,受益于每个牧民家庭。我惊叹得几乎掉泪了。

采访结束时我看来达诺日镇的政府工作报告:要把罕达罕的电商经验在全旗推广。哦,达来诺日镇,你和全国一样,正展开中国梦的翅膀,在广阔的草原,翱翔!

罕达罕嘎查简介:罕达罕嘎查位于达来诺日镇东南部,距经棚45公里,嘎查总面积39万亩,其中草场38.23万亩,辖7个独贵龙,户籍人口338户809人,常住人口249户629人。党支部下设4个党小组,共有党员44名。嘎查两委班子成员5人,大专以上学历4人,平均年龄37岁。2021年牧民人均纯收入1.36万元,嘎查集体经济收入累计17.4万元。2018年被评为旗级脱贫攻坚工作“先进集体”,2021年被评为全市民族团结进步“示范单位”,2022年确定为全旗“乡村振兴示范村”。

……

永合之行,收获满满,感慨颇多。永合村的巨大变化,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缩影。

永合村简介:永合村位于乡政府所在地东10公里处,总面积10.3万亩。耕地面积1.06万亩,林地面积0.6077万亩,草牧场面积4.3万亩。辖11个村民组,全村户籍人口677户1380人,常住人口159户352人。全村存栏牛1293头,其中基础母牛973头。存栏羊5469只,其中基础母羊3194只。2021年全村人均纯收入1.2万元,集体经济收入累计21万元。